

老學庵筆記

老學庵筆記卷第六

太宗朝胡

何校一本有旦字

祕監周甫貶坊州團練副使擅離徙所至鄜州

謁宋

何校一本有白字

太素尙書被劾特置不問元祐中陳正字無已爲徐

州教官亦擅離任至南京別東坡先生諫官彈之亦不加罪祖宗優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蓋創爲文也

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予按周顯德錢文曰周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爲錢文至今皆然歐公又謂寶元錢文曰皇宋按實錄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

周世宗時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稱唐國主而周稱之曰江南國主

國書之制曰皇帝致書恭問江南國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藝祖於李煜則遂賜詔如藩方矣仁宗時冊命趙元昊爲夏國主蓋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卿字處卽闕之亦或以國主代卿字當時必有定制然不盡見於國史也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爲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點僧遂投其好僞作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之跋曰此宜爲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予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爲古今一揆可設法嚴絕之也

何校無庸
館所爲以

下
五
字

先君入蜀時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官

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亭

毛本無亭字

蓋杜工部詩所謂鄭

縣亭子澗之濱者亭旁古松間支徑入小寺外弗見也有栟木版
揭梁間甚大書杜詩筆亦雄勁體雜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
版上甚異或云墨着栟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

毛本有補字

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爲之然不必宗室也元

豐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太宗正事設官始

毛本作乃

於濮安懿王

何校云王下疑有脫字

始權任甚重頗鐫損云

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爲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

又謂之鬼磬

何校作磬

樓國初至兵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絕也

祥符東封命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兗州二公皆見任執政也慶曆
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
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職事既非長貳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
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莫可考也然當時諫官御史不

以爲非諸公受之亦不力辭豈在其時亦爲便於事耶宣和中復幽州以爲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藥師同知旣增同字則爲長貳與慶曆之制不同

晁

毛本
作體

以道讀魏書以爲魏收獨無刑禍旣以壽終又贈司空尙書

左僕射諡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脩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矣

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敍字又以爲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古謂帶一爲一腰猶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一腰也

黃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幸豆盧瑑

何較
作瑑

崔沆劉鄴于琮裴諗趙濛李

溥李湯皆守節至死不變鄭綦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爲有人也

晉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牋皆以爲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爲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椽擯奪朱之亂色益不悟正始爲年名也

俗說唐五代間事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甚鄙淺予兒時聞之每以爲笑及觀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金三十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皆盡言直是鄙俚之言亦無畏以此觀之無畏者許之無所畏憚也然君臣之間乃許之無所

畏憚是何義理必起於唐末耳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寢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曆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爲中丞仁祖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邇英自此遂爲故事秦會之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子熺亦在焉意欲搏擊者輒令熺於經筵侍對時諭之經筵退彈文卽上

予與尹少稷同作密院編脩官時陳魯公史魏公爲左右相一日過堂見魯公語少款少稷忽曰穡便難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穡是右相薦右相面上人又云穡是相公鄉人處處爲人關防魯公笑答云康伯往年使虜有李愈少卿者來迓客自言漢兒也云女眞契丹奚皆同朝只漢兒不好北人指曰漢兒南人却罵作番人愈

之言無乃與君類耶一座皆笑

吳處厚字伯固既上書告蔡新州詩事自謂且顯擢時已爲漢陽守比秩滿僅移衛州予少時嘗見其謝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則餘人次第復用臣有兩子一壻俱是選人到處撞見冤讎何人更肯提挈處厚本能文而表辭鄙淺如此者意謂太母見之易曉爾

毛本作耳

王黼在翰苑嘗病疫危甚國醫皆束手二妾曰豔娥素娥侍疾坐於足素娥泣曰若內翰不諱我輩豈忍獨生惟當俱死爾毛本作豔娥作耳豔娥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固無可奈何姊宜自寬黼雖昏臥實具聞之既愈素娥專房燕封至淑人豔娥遂辭去及黼誅素娥者驚悖不三日亦死曩日俱死之言遂驗

蜀老言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爲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爲帥始議轉般毛本作船摺運於是費十減六七向

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爲湖州鏡

王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莫不能記對客指畫誦說動數百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繆予自少至老惟見一人方大駕南渡典章一切掃蕩無遺甚至祖宗諡號亦皆忘失祠祭但稱廟號而已又因討論御名禮部申省言未尋得廣韻方是時性之近在二百里內非獨博記可詢其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盡護致剡山當路藐然不問也

王伯照長於禮樂歷代及國朝議禮之書悉能成誦亦可謂一時之傑紹興末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猶兼少卿事可謂得人俄坐臺評去近時不惜人才至此

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爲一生人喜其多淳謹也予在閩

毛本作蜀

中與何搢之同閱報狀見新進驟用者搢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予怪而詰之搢之曰曾爲朝士者旣爲人所忌嫉又多謗故

惟新進者常無患蓋有激也

杜詩夜闌更秉燭意謂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僧德作何校洪安云更當平聲讀烏有是哉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者毛本無者字其貧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麩毛本作標炭恐

亦以投之水中何校無而浮以下十五字則浮故也白何校無白字樂天詩何校無詩字云日暮半

爐毛本作標麩炭火則其語亦已久矣何校則其語亦已久矣句作浮炭今日謂之麩炭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爲歌謂勞爲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爲萋謂經爲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爲玄謂玄爲絃謂犬爲遣謂遣爲犬之類亦自不少

予遊邛州天慶觀有陳希夷詩石刻云因攀奉縣尹尙書水南小

酌回捨轡特叩松局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
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真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玄論冥
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
中也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
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褒臣
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

予遊大邑鶴鳴觀所謂張天師鵠鳴化也其東北絕頂又有上清
宮壁間有文與可題一絕曰天氣陰陰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
忽聞人報後山雪更上上清宮上看

京口子城西南月觀在城上或云卽萬歲樓京口人以爲南唐時
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陵嵩呼遙拜其實非也京口記云晉王
恭所作唐孟浩然有萬歲樓詩見集中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楊子江詩云遠

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於平山堂爲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爲此句何哉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損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俱毛本作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

來請謁爲交親毛本宜其終身坎壈也

杜牧之作還俗僧詩云雲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

挈衲殘衣日暮千峰裏不知何日毛本歸此詩蓋會昌寺廢佛何校一本有寺

半時所作也又有斫竹詩亦同時作云寺廢竹色死官家寧爾留

霜根漸隨斧風玉尙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寄悠悠詞意悽愴蓋

憐之也至李端叔還俗道士詩云聞道華陽客儒衣謁紫微舊山

連藥賣孤鶴帶雲歸柳市名猶在桃源夢已稀還家見鷗鳥應媿

背船飛此毛本道士還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識之耳

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

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

糖

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何校此行據前爲一條毛本同

漢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聞洞中泉滴聲良久一

滴清如金石黃魯直題詩云古人題作東丁水自古丁東

毛本作東丁

直

到今我爲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成都藥市以玉局化爲最盛用九月九日楊文公談苑云七月七日誤也

馬鞭擊猫筇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爲衣真若煙霧一州惟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爲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

禁中有哲宗皇帝四大字宸翰

毛本作宸翰四大字

曰罰弗及嗣更無他語此

必紹聖元符間有欲害元祐黨人子孫者故帝書此言祖宗盛德如此

故老言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哲廟曰祖宗幸西池必宴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楊琪作龍舟極奇麗或請一登之哲廟又

曰祖宗未嘗登龍舟但臨水殿略觀足矣後勉一幸金明所謂龍舟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

毛本此條接前爲一條

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爲西臺言其雄劇以別分司東都事見劇談錄本朝都汴謂洛陽爲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爲散地以其在西京

何校有亦字毛本同

號西臺名同而實異也

唐人本以尙書省在大明宮之南故謂之南省自建炎軍興蜀士以險遠許就制置司類試

毛本有與省試三字

同間有願赴行在省試者亦聽

之蜀士因謂之赴南省以大駕在東南也

毛本有九非是三字

北戶錄云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按此卽禮所謂蜃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爲食矣然則漢人以鼃祭宗廟何足怪哉

祖宗以來至靖康間文武臣僚罷官或服闋或被罪紱復到闕皆有期限如有故須自陳給假至建炎初以軍興道梗始有三年之

限後有特許從便赴闕猶降旨云候邊事寧息日依舊然遂不復舉行矣

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曰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予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亨尙書之子處

嘉祐雜志云峨眉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消盡

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有天花寺呂文靖嘗題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牕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今

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間廬舍前臨一支港與詩殊不合
豈陵谷之變遽已如此乎或謂寺本在湖中後徙於此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
變古唐以來舊語盡廢此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
謂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張真甫舍人廣漢人爲成都帥蓋本朝得蜀以來所未有也未至
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字爪迹
宛然人皆異之真甫名震或爲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爲
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
府震爲對然歲餘真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時府治堂柱生白芝三
詔者謂之玉芝予按酉陽雜俎芝白爲喪真甫當之

自元豐官制尙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
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